

做個真正的原住民吧！

真の原住民であれ！
To Be a Real Aborigine

文・圖 | idis sadjilapan 邱霄鳳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小族語支援教師)

我是道道地地的「芋頭蕃薯」，家父是貴州省金沙縣人，家母是屏東縣泰武鄉的排灣族人，從小大家就叫我們姊弟妹是「秋古古」——外省人之意。因母親是家中的長女，按照排灣族規矩長嗣必須留在部落照顧父母，因此父親順應長輩的要求，我們得以在部落長大。

外省父親認同原住民 有助文化學習

父親分配官舍時，我們配給的房屋在台中，但顧及母親的擔子放棄了，另外為我們就學的方便在山腳下潮州鎮買了房子。在我的印象裡家中常有部落的耆老來訪或過夜，有時住2-3天，有時住1星期，長大後我才知道vuvu們是來看病的。因部落往返不易，親戚們就把老人家寄放在我們家，等好轉後再接回家。我們家的慣例是每逢寒暑假或遇婚、喪、喜、慶一定要回部落，所以母親雖嫁給外省人，華語口音卻絲毫沒有外省腔，還帶著濃濃的原住民「鄉音」呢！很感謝父親對原住民的認同，讓我從小接受排灣族共享社會的影響，奠定了對部落的情感，也在爾後的文化學習上給了我許多的方便及助力。

對於原住民身分認同的問題，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法令問題或社會觀感問題，而是原住民

同胞自我價值的認同及社會大眾認同原住民的事實。過往台灣社會普遍以主流社會的觀感為指標，大環境的造就下讓許多原住民的孩子跟自己的原生社會漸行漸遠，對自己是誰？從哪裡來？或家族互動的感動、或部落生活的記憶也愈來愈模糊……在思考的模式上「漢化」的影響遠超過傳統文化的牽引，有一天這樣成長的我們成了父母親，交給孩子的部落情感就更少了！

而國家規範原住民身分認定的法令只能證明我們具有原住民的血統，但不保證你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原住民」！原住民政策的制訂主要是為保障傳統文化之保存及傳承權益，若我們不清楚原住民的文化，又怎能在享受權利之餘盡傳承義務呢？在成長過程中消失的部落記憶、該了解且應知道而遺漏的事都要一一找回來，唯有真正了解原住民生活，才能體會其文化的尊貴與價值。

真正的認同 從「說話」開始

跟許多原住民一樣，我的求學歷程都在平地完成，重返部落的學習經驗告訴我，真正的認同從「說話」開始。沒有文字的我們是用語言一句一句地把文化、歷史、家族情感傳遞下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古調歌謠隊受邀參加Miingjan（米靈岸）劇團，與泰武國小古調歌謠隊於瑪家鄉涼山村聯合演出（後排左1為筆者）。

去。花了20年的時間，我把部落生命植回我的生活中：從部落故事、傳統領域、族譜及族長名錄、文化祭典及儀式、婚俗、歌謠、喪葬儀式等傳統文化知識慢慢累積且注入生活。

或許是受到教會的影響，我特別喜歡聽故事，所以有空的時候常回部落找老人家說故事，有許多對話讓我刻骨銘心也深深感化了我；其中我的姨婆、泰武村當家頭目Ijuzem kadrangian曾說：「家族就像一棵榕樹，枝葉會不斷向外擴展也會產生新枝幹，但主幹只有一個，所以要好好愛護我們的家族。」我的表

舅、佳興村當家頭目tjanubak taljiyalep曾說：「孩子們！起來接手保護部落吧！長輩們已年邁，年輕人承擔責任的時候到了。」看來他們有著共同的期待，盼望新一代的子孫勇敢地承接傳承的責任，讓部落的生命傳遞下去。

族名 是引你回家的線

我的vuvu Ijuzem（外婆）是我最大的幸福，因為在部落的互動中「引見人」決定了族人對你的認同。如果沒有長輩引見，一定要記得自己的族名或家中任何一位長輩的族名；若把每



原住民的身分認定，只能證明我們具有原住民的血統，但不保證你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原住民」！原住民政策旨在保障傳統文化之保存及傳承權益；若我們不清楚原住民的文化，又怎能在享受權利之餘盡傳承義務呢？

一個人喻成風箏，那引你回家的線就是族名！所以部落族人認同是否為自己人不在血統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上，而是你是誰的後代。即使隔了10代，只要記得先人的族名就能知道你是誰了！

tima su ngadan? 是長輩問候時所用的第一句話，所以族名是家人的記號，排灣族的vuvu們非常厲害，只要說出族名他們就能找到你在部落的家族根源。排灣族依據親人的親疏遠近有5種稱謂：兄弟姊妹為marevetjek，第二代的表堂兄妹間互稱sikacekelj，第三代互稱 sikatjaraita，第四代互稱 sipatatevet，第五代互稱marekaulav，5代以後才叫遠親。所以排灣族的親戚算法從自己上溯5代。

文化即是生活而生活即是文化，長者帶領學童整地。

心中有部落 比法律身分更重要

當然經歷多次社會變革的原住民社會，在思維上也會產生變化。在一次部落聚會中，有位男性長輩就直接點名說：「idis，是混種的！」我當時笑著回答他：「vuvu您說的是！」但從那次以後，我決定要好好學習部落文化，增進族語的造詣，鞭策自己不可以因為是二分之一的血統，對文化的認知只求一知半解。我認為更能融入部落的起點，要從共同記憶中找尋，於是透過老人家的口述部落史及傳統領域的環境出發——兒時有趣的唸謠、年輕時的情歌、山林開墾集體工作的樂趣、紋手施針時的疼痛難耐、情人出嫁時新郎不是我的無奈…那些我不曾參與的空白部落記憶，在他們描述的當下，時間好像倒轉了，大家一起回到那些地方，非常傳神！彷彿眼前是一幅畫，那兒有凸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古調歌謠隊，受邀參與泰武鄉大武山之歌典藏工作。

起的大石，那兒有台地、山洞，各地點發生的故事好像我們親臨現場一樣；聽得愈多愈打從心裡喜歡自己排灣族的身分，高興自己是部落的孩子。在法律上有無取得原住民身分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我們心中有部落。

古人說「凡走過的必留痕跡」，這是真的！現在部落家族婚俗管理，我已慢慢學習 ljemaljumay（禮儀司儀）的角色，並且擔任家族口述史發言人，最興奮的是能獲得長輩們的相信並且接受囑託。我發現部落的耆老描述故事時，他們喜歡晚輩只管聽，而且他們喜歡我們忠於原味地轉述，以尊重耆老對文化的解析及誠實應對做為你個人文化認同的學習起點吧！

回家 做個真正的原住民

若要說原住民身分的重要與否，我覺得決定權在自己的認同與認知的價值上。紐西蘭毛利族也經歷了一段類似台灣原住民族的自覺運

動，他們認為民族自信的復甦，在文化重建上是非常必要的因素，努力地找回語言、文化、教育已達30年之久，且仍持續奮鬥中。

面對自我文化認同這樣嚴肅的議題，如果我們無法認知文化即是生活而生活即是文化，那麼原住民身分對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呢？近年來部落傳統知識的流逝，肇因不僅是生活環境的改變，更是許多族人

不再認同或使用這些傳統——真正影響部落傳統知識存在與否是原住民自己！所以民族的自覺不是幾場研習、討論或活動就可以完成，錯過的事件可以用時間補回，消失的記憶可以用故事串聯，真正地享受我們自己的文化感動。找個時間回部落參加豐收祭，找個時間到山林的田園種地，找個時間跟部落耆老聊聊天、看看山、摸摸海，找個時間——回家鄉一趟吧！做個真正的原住民吧！◆



邱霄鳳

排灣族，族名idid sadijijapan，原鄉為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1968年生。文藻語專畢業、屏東教育大學學習型部落規畫營造人員高階班（碩士學分班）及原民會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結業。現任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傳道會大後教會傳道、排灣語支援教師。曾參與教材編輯、主編佳興村誌。致力於排灣族語言與文化傳承。



如果我們無法認知文化即是生活，而生活即是文化，那麼原住民身分對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呢？民族的自覺不是幾場研習、討論或活動就可以完成的。找個時間跟部落耆老聊聊天、看看山、摸摸海，找個時間——回家鄉一趟吧！